



谈谈“文艺复兴”一词的含义和译法

庞卓恒

在我们的书籍和报刊文章中，欧洲历史上的Renaissance（原文为法语，相当于英语的 rebirth、Revival和俄语的 Возрождение，意思是“再生”、“复兴”），被称作“文艺复兴”。这个名称是否恰当？是否应该继续沿用下去？我觉得颇需商榷。

一般的人们，照汉语的词义，很容易把“文艺复兴”理解为“文学艺术的复兴”。然而，在欧洲历史文献中，Renaissance所指的“复兴”的领域，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文学和艺术。

照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的说法，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复兴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主张的人，大概要算比但丁（Dante, Alighieri—二六五——一三二一）稍晚的彼得拉克（Petrarch, Francesco Petrarca, 一三〇四——一三七四）。他认为，从古代罗马帝国被推翻直到他本人所生活的那个时代，是一个黑暗时代，其标志就是既毁灭了古代的文化精华，又毁灭了古时候的“公共美德”。为了摆脱所谓的黑暗时代，彼得拉克号召来“一个古代学术——它的语言、文学风格和道德思想——的复兴”^①。这里勿需细述，彼得拉克同那时的所有人文主义者一样，虽然说的是复兴古代文化，实质当然不是复古，而是借助于古代文化中某些可利用的东西，在思想、文化领域来一次资产阶级反封建性质的革新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即使从这个所谓“复兴之父”^②那里，也可看出，他所号召的古典学术的复兴，绝不单纯是，甚至也不主要是指文学艺术的复兴。

彼得拉克虽然提出了复兴古典文化的号召，但并没有直接使用相当于后世流行的Renaissance一词的意大利词Rinascita。第一个使用该名词的是意大利艺术史家瓦萨里（Vasari, Giorgio 一五一——一五七四）。他在—一五五〇年写成的《意大利绘画、雕刻和建筑名家列传》中，正式把Rinascita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来应用。“瓦萨里也象当时其他著作家一样，在他看来，复兴既是对古代模式的模仿，也是对自然的观察能力和仿效能力的恢复”^③。显然，在瓦萨里的笔下，Rinascita也绝不是单纯指古代艺术的复兴。

—一七五——一七七二年间出版的法国《百科全书》，使用了法文词Renaissance来表述发源于意大利的Rinascita。从此以后，Renaissance逐渐成为西方各国文献中共同使用的专门术语。不过，法国《百科全书》使用这个术语，也不是单纯指文学艺术的复兴，而是广泛地“指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世纪时期的学术和人文学科的繁荣”^④。

十九世纪时，研究Renaissance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米希勒（Jules Michelet）、西蒙兹（John Addinton Symonds）和布克哈特（Jacob Burckhardt）等人，开始把Renaissance当作一个新的时代。他们笔下的“复兴”，比“文学艺术的复兴”的范围更加广大得多了。

欧洲发生Renaissance的时期，中国先后处在元、明等封建王朝统治之下。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夜郎自大，尤其是清朝统治者实行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，使中国人对欧洲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几乎毫无所知。直到西欧列强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，林则徐、魏源那样的有识之士，才顶着封建顽固派的重重压力，开

① 《大英百科全书》Encyclopedia Britannica—一九七四年版第十五卷，第六六〇页。

② 杜兰特著：《文化复兴。一三〇四到一五七六年间意大利文化史（文化史第五篇）》（The Renaissance,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Italy from 1304—1576 A.D.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, Part V, by Will Durant），纽约，1953年版，第9页。

③ 同①。

④ 同②所引书，第67页。

始去了解欧洲各国的现状和历史。但是,直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声疾呼地提倡“西学”、“新学”之时,中国知识界对Renaissance的了解仍是一鳞半爪的。例如,光绪丙申(一八九七)年刻印的沈毅和编辑的《西史汇函续编》中,谈及Renaissance时说到:“惟时欧洲之希腊、拉丁诸古文学,渐次重兴。当中国赵宋南渡之际,义大利人多爱读拉丁文,而专心于时尚之格致、性理以及罗马法律等学……。至东罗马国势危殆,其根斯丹典城(君士坦丁堡)博学之士,多出避难(指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对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都城之进攻),迁往义大利地,而义地之希腊文重兴。既而四邻风从,流传甚速,未几,其习此希腊文之人,又多爱仿效希腊、罗马之营室、绘画、雕镂诸技艺……。”^⑤显然,这样的叙述不但极其肤浅,而且充满了史实的谬误。如把Renaissance肇始之时,断为“当中国赵宋南渡之际”,就违背了起码的常识。不过,沈毅和把Renaissance转译为“古学重兴”,从字面上看,比后来流行的“文艺复兴”的名称,似乎对其原始的含义还较为切近一些。

经过辛亥革命,特别是经过“五四”前后的新文化运动,中国知识界对欧洲的历史知识增进了一步。通过译述或译编等方式介绍欧洲历史的书籍逐渐增多起来。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一年出版了蒋方震著的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,又于一九二六年出版了陈衡哲著的《文艺复兴小史》。这些书中介绍的Renaissance的史实,比清朝末年的书有了明显长进。但总的说来,书中所述知识仍很不充分,观点也很陈旧。尤其令人遗憾的是,“文艺复兴”这样一个不切当的名称正是在那前后开始流行起来了。

解放后,在我们的历史、文艺、哲学、政治等方面的译著、论著和教科书中,甚至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中,都沿用了“文艺复兴”这个名称。一个不切当的术语,就这样被沿用了大半个世纪。

有的同志也许会说,既然沿用时间已很久远,而且大家都已经习惯了,就不必改了吧。改了反倒会使人不习惯的。我的看法是:一切不符合实际的东西,还是改了为好,因为它既然不符合实际,就必然给实际的工作带来损害。“文艺复兴”这个不切合实际的术语也是这样。例如,我们在教学过程中,总得别费唇舌,去向同学解释,“文艺复兴”并不单纯指文学艺术的“复兴”;同学也得多下一番功夫去理解和记住这一点。又如,我不止一次地遇到未学过历史的同志,在报刊或理论书籍中接触到“文艺复兴”这个术语时,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“文学艺术复兴”的片面印象。再如,在某些图书馆的分类中,有关“文艺复兴”的历史书被归入了“文艺”类,以致给图书管理工作和读者都带来了麻烦。

附带说一点,在较早的日本书籍中,多用“文艺复兴”这几个汉字来译称Renaissance。不知这是日本受了中国影响,还是中国受了日本影响,愿以此就教于识者。不过,在日本,已逐渐废弃了那个名称。例如,昭和年间编写的《世界历史事典》,直接以假名拼音字ルネサンス来译Renaissance,在解释其具体内容时,虽然仍用了一些汉字,用的却是“学艺の复兴”或“学问艺术の复兴”(其中包括“思想、文学、科学”和“美术、音乐”等等),而不再用“文艺复兴”的名称了^⑥。不久前出版的日本高中世界史课本,也是用假名ルネサンス来译称Renaissance的。

那么,我们应该怎样改呢?我并不主张直译式地把Renaissance称作“复兴”,因为这不合现代汉语的习惯。在欧洲语言中,当某一些普通名词在实际应用中获得了某种特定含义后,可以在不加表征其特定含义的定语的情况下,直接以那个普通名词(其词头字母大写)作为专门术语。但是,在现代汉语中,那样的情况似乎很少。所以在汉语里就应把Reformation译作“宗教改革”,而不仅仅译作“改革”;Great(下转第82页)

^⑤ 沈毅和编辑《西史汇函续编,欧洲史略》,光绪丙申刻本,卷八。文中标点和括弧中的说明为引者所加。

^⑥ 参阅《世界历史事典》,平凡社,第20卷,第37—45页。

^⑦ 同①。

^⑧ 《新编剑桥近代史》第一卷:《文化复兴》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, Vol.1:Renaissance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,第75页。

上在共和国成立那天晚上，他就否定巴黎有抵抗普军围困的可能。这等于向他的同僚宣告，他的打算就是使巴黎投降。特罗胥是“七月王朝”的忠实走卒，是奥尔良派的保皇派。他极端害怕巴黎的拉一维勒特、伯利维尔和其他一些革命的市区，害怕这些市区的劳动人民甚于害怕德军。围城期间，各方面都要求特罗胥坚决进攻，但特罗胥始终拒绝这样做。他认为这种做法会把巴黎献给“蛊惑家”（他心目中的革命派）。出于这种反人民革命的顽症心理，他消极懈怠，在有利的时机按兵不动；没有利用巴黎被围的几月时间训练军队，加强城防力量；组织出击，软弱无力，甚至别有用心。同样出于这种顽症心理，“国防政府”对于乞和投降倒是颇为积极的。它成立之初就派梯也尔到欧洲一些朝廷游说，以废共和、立国王为条件，乞求各国出面调解。九月十九日和二十日，在德军兵临巴黎城下的情况下，法夫尔当面同俾斯麦谈和。“国防政府”投降活动持续不绝，一直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德法签订《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》。一系列事实说明，“国防政府”走卖国投降道路又是出于政治原因。

还得指出的是，就在巴黎投降前夕，法国仍然具有继续抵抗的有力因素：第一，法

国人民的抗敌精神丝毫未减，这充分反映在敌后人民组织的“自由射手”所进行的游击运动有所增强上。第二，法国广大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加上北部局部地区并未沦陷，这些地区占法国本土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，人口也占三分之二，人力和物力资源远未枯竭。第三，法国还有一些未被占领的要塞地区，还有一支完整的海军，其舰队可以用来维持西部和北部之间的联系，并在沿海战略要地之间运送军队。第四，法国的主力部队崩溃了，投降了，但在签订投降协定时，巴黎之外还有正规军十三到四十个师，甚至十六个师。恩格斯估计，一月间，在训练营中至少应当有二十到三十万人，可以在短期内训练得能够迎击敌人。“只要法国还没有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，我们便看不到任何足以迫使法国投降的理由。”^⑩形势并未绝望，法国统治者还是投降了。很明显，他们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巴黎的革命人民。

第二帝国政府原来企图靠战争胜利维持它的统治，“国防政府”又企图借投降防止人民革命。事情都向它们愿望的反面发展了，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。

^⑩ 《战争短评(二十八)》，第261页。

（上接第95页）

Discoveries应译作“地理大发现”，而不能仅仅译作“大发现”。也就是说，在翻译Renaissance时，在“复兴”之前，加一个适当的定语仍是必需的。实际上，在欧洲语言的书籍中，在具体说明“复兴”的内容时，也是加有各种定语的。例如，在英语著作中，有时称作“学术或人文学科的复兴”(revival of learning or of the arts，有时称作“文化的复兴”(revival of culture)^⑦，有的书上还称作“人文主义的复兴”(Humanistic Renaissance)^⑧等等。恩格斯在论及Renaissance的历史时，曾提到“古典文化研究的复兴”，“从一四五〇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”^⑨。我体会，恩格斯的这些提法，已十分明确地把当时的“复兴”所涉及的范围，断定为“整个文化”领域。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。因此，我建议将Renaissance译为“文化复兴”，而不要再用“文艺复兴”那样一个并不切合实际情况的术语。

^⑨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中文版第21卷，第457页。